

辨正論卷第五

明五

德位有高卑三
壽夭有延促五
遷謝有顯晦七
威儀有同異九
外從生左右異一

化緣有廣狹四
化迹有先後六
相好有少多八
法門有頓漸十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而出世雖復無開兩氣非假二觀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內從生有勝劣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爲中華
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
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耻之

辨正論卷第六

沙門法琳撰

明六

卷之三

十喻篇第五之餘
內九箴篇第六

內從生有勝劣一
立教有淺深二

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星首相右韓而左
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
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
人家于澑水之陰師事常根子及常子有疾
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聃從涓子學九仙之
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去老子剖左腋生旣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為中華
所尚故春秋云冢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
乎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耻之
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
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羣殺之豈非右

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達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曜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微開於地府一十八梵極瑞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笄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並耀介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稟學是知騰神駕影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灑灑無名老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盡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撻圓極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際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氣氤共和金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嵩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介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乃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爲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

注彈曰乾爲陽爲父蒼在西北坤爲陰爲母

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爲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準所以木賊土故以己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爲上言順軌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

方爲上言遂陽盛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永執离南北

北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爲陽者取

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爲陰者言父母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

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異子男女在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

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准無惑大

方苟局制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羌大禹所出仁況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厥隘之陋居浮

渭據經無帝皇之神宅

前折罪次數正

夫釋氏者天

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尔推其妙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今鹿頭象面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申伏膺之禮何止挫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齒牙之際注高士傳曰常搢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非謂齒剛而云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名於藏吏之間乎介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四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号稱王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攘鬻之小匠延我天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爲務周襄出闢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

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歲吏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

前折朴
後歎正

釋迦降神羅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遍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絕其纖芥鄒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消滯

豈夫章詮八十丈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仍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知耳余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有夭壽異五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

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凡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歲不能再生注彈曰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郡縣乎也八十何期危脆此壽

天之異五也

內壽天有延促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一載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恆太史公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戶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反邑先生等並是老子身者皆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之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詭說耳誠哉斯言可爲永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爲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頓遷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

詮疑余固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靈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趙無大椿之久鰐鱗罕龜鶴之年余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六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子生姬季之末論年

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舌誠不虛也前折物後歎聖夫俯述應凡託質於危脆

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故果局因修信相由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致疑巨嶽非衡石所量譬壽丈而猶邈玄虛非丈尺可辯方劫遠而未窮豈如蛇穴求仙翻其天世蜺蠻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鸕共鵬翼偶高馳驚與驥足爭遠余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七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葬槐里始緣莫測何其瞽哉前折邪後歎正夫大慈化圓德滿終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園之

位法傳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
霧集靈幽端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
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焉
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望返嶠
山之家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龍空樹
注皇覽云黃帝冢在嶠山老子冢扶風也
余道之劣七也

外聖賢相好異八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雙瞳河
目海口龍顏鶴步反宇奇豪至如捲髮綠睛
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疋
我聖人用爲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
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少多

內喻曰聖相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驅龍首
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
古周公反握猶騏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
山之片玉非所類也前釋疑後嘆正夫法身等於如

如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涉
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脣蓮目之麗万
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
離相具相之體薄拘有而不具輪焉具而不明
注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
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四
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
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始
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
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功德復加百
倍始成螺聲功德

仙人覩而自悲嗟衰葉之且暮梵志見而興
感歎靈花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
俱斷菴以顯異

注曹植相論云孔子西如蒙俱周公形如斷
菴也
豈陽文與鬷蔑比麗孟娵與儔廉競妍余遠
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九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也注彈曰道士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披刺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出自人情亦無典據也

釋訓架裟左祫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裾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頂徇踞狐蹲非預人倫寔戎狄之風也豈獨用茲形制匹我威儀比容服之異尤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剪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證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

使衣象福田器量如法絲桐弗惑耳朱紫無

眩於目輕肥因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何必鶻冠雀弁反拘自縛磕齒噓氣而稱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弥遠挈船待劒何其鄙夫亦道之劣九也

外設規逆順異十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万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閻王殺父翻得無愆調達射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為長惡用斯範世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識於疋婦大孝存乎不遺然對凶歌哭乖中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助祭弗絰子桑死子貞弔四子相而哭莊子喪死扣盆而歌也相故教之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

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形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怨親又言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識數爲怨是以沙門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於己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清虛尙重恩愛法貴平等尙簡怨親豈非惑也勢競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以訾聖豈不謬哉尙道之劣十也

內九箴篇第六

答外九迷論

周世無機一

建造像塔二

威儀器服三

棄耕分衛四

教爲治本五

忠孝靡違六

三寶無翻七

異方同制八

老身非佛九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乎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乎合節佛經如來說法

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遍大千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豈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沾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

注彈曰汝無見佛業有誇聖慾何得怨神唯須自咎也 求心責實事舛言乖妄說皎然足稱虛僞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周世無機指一

內箴曰夫淳儀麗天驟股莫鑒其色雷霆駭地聾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兒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燭其忿亦情性之殊也 汪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跖反責孔子孔子懼逡巡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遺馬園者辭焉

野人乃悅之也

故道合則万里懸應勢乖則肝膽楚越況無始結曠惄愛與滄海校深有爲業廣廬勞將巨岳爭峻羣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二化始合於自然

注老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遁也齊魯再變乃臻於至道齋雲導於時雨堅冰創於履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注須弥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爲伏義吉祥菩薩爲女媧

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注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爲老子儒童爲孔子光淨爲顏回

興已澆之末玄虛仲一之旨黃老盛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爲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正辯之極談猶訪道於寤龍庭方而莫窮遠邇問津於兔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炎威

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四變穆后欣於亡聖注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恠也

豈能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各適欲窮其鑿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性非余所知其盲一也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惜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剗檀寫彌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妙盡丹青巧窮剖鞠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大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禮即感如來漢國虔恭不逢調御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誰惑人間空談威

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二

內箴曰左徹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思賢
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剖糲以代親顏在
資仁綵壁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
通於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
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輪於是鑄金託妙相於
丹青寄靈儀於銑塗或覩真避坐寫貌迴軀
注 感應傳云楊州長于寺有育王像人欲
摸寫寺僧恐捐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
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鎖閉高
閣明日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

神應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流東被正化南移
漢夢金人何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
於檀溪

注 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育王像記云像

映水上也

長沙標聚日之姿廬岳顯融金之質其事廣
焉略而言矣如于寶搜神臨川宣驗及徵應
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
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
感至聖目覩神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

万山浮暉滄瀆香臺之下覩滿月之容雍門
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獲應於瑞像文宣感
夢於聖天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摸而不
就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余之無目而斥
彼之有靈哉然德無不備者謂之爲涅槃道
無不通者名之爲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爲
佛陀以此漢語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
可信也何以明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
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
子終日踐苦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提之異
号也稟形於大覺之境未闢大覺即佛陀之
譯名也故莊周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

夢也郭注云覺者聖人也言患在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也注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子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語斷而心行滅故忘言也

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佛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則周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爲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

今提耳語子當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天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剪勿伐農季以清貞禁壠四民懷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於羅漢之德

注 正法念經云四種人得樹偷婆偷婆漢

言墳冢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

況智周十力德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身遍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色凝輝旋空彰於漢廿八彩分耀神應顯於吳宮介其百鏡靈龕千花妙塔掌承雲露鐸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鷗跂鳳遠接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煥之美豈夫高山仰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以攔斂之辯譏滄海之廣狹輪枋之智測崑崙之高卑平而沒莫知其盲二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顯墳勿剪勿伐農季以清貞禁壠四民懷十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之師口誦夷言便為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徒因斯勃迷惑踞父兄之上自号桑門傲慢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

禮無恭復形于國

注彈曰禮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無孝

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犧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詐隔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俟髡頭守真無勞毀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三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

立道既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洹乃方質同歸緇衣爲衆采壞色簡易尊於解脫條隔象於福田偏服示有執勞趙云義者祖也缺袂便於運役

注 論語云襲裘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也

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聖也摧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諱也吐納安詳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恬漠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眞謂捨家而形不變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著南鄭反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豈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高尚之風缺猶倉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鼠之譏蓋妖惑之儻矣余不自見其盲三也注 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勸耕稼謂不毀髮膚王俊課

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蒼生仰觀俯察利安羣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柘充八蠶之纘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社正置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爲之告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紅之婦是知持盂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歲之中飢寒摠至未聞利益且見困窮世不能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四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弱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議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賜賄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吾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

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披服紈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天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紅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官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闕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墮負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構地玄都鬼卒捨橫帔而耦耕旣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饑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祕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尿孔也呼爲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屎也兩者同出

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彼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狡狼之種無禮無義家出梟獍之兒明矣夫辯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洞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無憚三襲之險貴其寶也

慕至道者竊其尸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閼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眞也故能使勘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憚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僞於漢國叙控鶴弗克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後蜃蛤之論

注曹植辯道論云仙人者黨猱蜃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夫雉入海化爲蛤鷺入海化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爲魚鼈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

兄而噬之若此者何貴於變化耶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寶瓠者以非器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僞也蓋檢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及育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娶名爲奉法唯事早逝号得涅槃旣闢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則一世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安豈覺宗禋久滅可謂畏死而復苟吻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貞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爲治本指五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
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
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
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
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
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
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方
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
五戒修而惡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
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除

注 正法念經云人不持戒諸天減少阿修羅
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則降霜雹
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起人民飢
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足威光修
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有力風雨
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稔豐人民安
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

猶辱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煨積微而
易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龍愛精仙
家之奧旨今反謂淫慾爲妙訓妻子爲化源
宗老而毀其言數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
貴其識恩嫉梟獍者惡其反噬余則警夜代
勞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疊深於梟獍雄虺
九首不其然乎載鬼一車吁可畏矣且運祚
脩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
禹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
道而齡長嬴政淫形而祚短

注 陳思論云昔堯舜禹湯文武周邵太公並
享百年之壽七聖三賢並行道修政治天下
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盡其
天年桀放鳴條紂死牧野犬戎殺幽厲王不
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僧
謨誥在目非曰虛談豈致無佛而祚延有僧
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驗
伊戚良足歎矣昏若夜遊余其首五也

惟恃怙昊天之澤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
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余骸骨
捐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
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樹之心
注彈曰觀夫上古聖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聖
周空穴之事故有槨槨檻瓦掩虞棺皆起
於中古也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
收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
不見是以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
吾其欺天乎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
唯欒俯同末世行於葬禮蓋未能免俗

戎狄屍靈翻畫影裏之妙且神不享非其族物
不禮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之謂
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埋屍露屍鄉邦本
異捨己徇他用爲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
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箴曰導曠聾者必俯仰而指撫啓愚滯者
內箴曰導曠聾者必俯仰而指撫啓愚滯者

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
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
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
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
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
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
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之禮
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
遺此性分之殊也夫釋教其義在焉至如灑
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
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主三千

注阿育王經云王殺八万四千宮人夜聞宮
外哭聲王悔爲造八万四千塔今此震且亦
有在此者釋提桓因天上造三千倫婆也
竭溟海而求珠靜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揔
群生爲己任等含氣於天屬栖遑有漏之壤
負荷無賴之儕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城凝
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垂法身而遐覽

斯不匱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
句父王即出執寶床而送終

注 智度論云淨飯王終佛自執繩床一脚至
闍維處示於後出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
孝敬表儀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
且經勸屍陞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

不若莊周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
何親禽獸何疎生既以身爲逆旅死當以天
地爲棺槨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
死之弊也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簋遠岳
披蘿緝蕙鳥曳熊經金龕罕成玉華難觀凝
髓化骨空致斯談戴蜋憑螭未覩其實或捐
骸地肺喪骨天台生闇蒸養之恩死無冥益
之利倒心危於庶物邪網卦於羣生九族延
毀正之殃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險諒足
寒心傲然不憚何愚之甚余盲六也

外論曰夫華夷語別音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
釋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能
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号耳之云道家舊有正

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能儒劣名而存釋
迦之戎号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漢
言阿無也釋多羅言上者也三藐三正遍知
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老莊
之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摩訶
薩者漢言大道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上士
掩其鄙稱又亦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如是
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貳舊尚新流蕩之常
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匍匐
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七

內箴曰夫名無得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
談格玄聖之優劣夫荀家以首召質仲氏將
山製名山高於丘仲仁未如夫子首摠於耳
荀德不逮老聃能儒之名何容遂卑周孔然
釋迦之号義含多種遍能貫於万德不可以
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定翻述者

遍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僞竊此名覈實尋源豈得斯号夫上法高勝道義

通玄正寶翻邪真由反僞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可謂真

注道士畏鬼章符云左佩太極章右帶昆吾鐵指日即停暉擬鬼千里並董仲造黃神越章殺鬼

又造赤章法亦殺人也

守雌羨下非名爲上

老子云莫若守雌子云道性近水鉗口

膠目安得稱道

莊子云膠子之口鉗楊墨之口

猶春鳥轉弄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虫蠹木或近

於字虫闕解字之眞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蟻

蟻皆有虫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蟻

蟻通於舍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爲

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敷

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爲余陳其指掌釋迦

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尊稱菩薩爲僧尊首三

寶勝号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識

陽父陰母之謠

注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載三五

七九天羅地網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母白如

玉陰思陽父手摩捉也

另馬屎爲靈薪呼口唾爲玉液注呼叩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玉璞

出上清經

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曙颶風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嗤妍異矣冥焉不知余盲七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揖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皂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爲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正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事佛則應胡習漢法著巾亦爲奉道是

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爲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櫨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八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胡服雖復筌蹄異術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緘心毀形結志去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貞聖制不徒其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教縣遠終使鼠璞濫名劉子六周人謂玄化死鼠王璞也幽微遂令雞鳳混質文心云楚人以山雞爲鳳故九十五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婆佉子之論衛出師之經涅槃經云衛世師論也吉頭夷羅之仙大仙外道名吉波頭水未伽闍夜之道若提子斷見外道此月而敷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爲無報端識將冥山等閭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

西土之邪倫也其次鬼笑靈談安歌浩唱吞刀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噓風驚劉安之成慮或身佩中黃之鎌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例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深持惑懲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倫於三界爭守二見沉晦於九流識體輪迴無明翳其本性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選授偏裨以前梟獍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緣膺絳願集須弥而共色沖和子曰旋璣丈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我今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眞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

心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
理定慧之法歷然可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
而實是學佛家法耶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
虎之儔耳何不退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
袈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
理則約數論而後通

注言偷佛家經論改作道書如黃庭元陽靈
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
量壽等經而作者也

修心則依坐禪而望感注言改坐禪之名爲

上清尤高而未踰上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

置而不論未知何法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
也其得意者當師佛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
道士冲和子之法冲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
重佛法爲業但逢衆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內
悉安佛像自率門徒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
讀佛經案旋璣抄文沖和子所製以非當世

道士不敬佛者故陶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
去朔耳聞音聲茲晨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
積故致眞應來儀正余整拂藤蒲採汲花水
端襟儼思佇聆警錫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
南汝師事佛敬僧曾無異說余何自陷違背
本宗不義不仁罪招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
孔老氏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
子不能悟其旨八也

外論曰天皇九紀之前書契未作太昊六爻
之後文字乃興自余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
聖皆著典墳捐讓于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
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晉外國
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所作
注彈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狶國有
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老髮白常
教人爲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
齋戒今捨財贖愆臨狶王久無太子其妃莫
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爲浮圖焉

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玄老說

案晉出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爲明威化胡經乃稱老子流沙教胡王爲浮圖變身作佛方有佛興蓋誣罔之甚極也但罽賓去此万里已還秦漢至今高人蕃使相繼不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變身作佛未之間也縱使老子爲浮圖始是報恩供養舍利方顯聖德何名誕哉

乞食以制兇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貞示爲剝剝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迷之種
注彈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爲罪者玄都會聖仍爲燕爾之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生汝恒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魯出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号魏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園內養兒歎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柱淫欲猥慢生自道家外假清虛內專穢紺可恥之甚也

所謂重病加於毒藥宜令剝腹洗腸深罪約以嚴形必須誅宗滅嗣但此土君子風稟道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爲馬何愚

之甚也

明成化胡經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過自髡自剪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誠約皆令頭陀

注檢袁宏漢紀本無老子作佛之文即日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爲馬何愚

注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始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聞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並云道無形質蓋陰陽

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闢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梁陸修靜亦爲此形也無勞禿頂本遼至訓詎假髡頭可謂身無慙

疵而樂著粗械家無喪禍而愛居繯經晉魏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廟漢士不許遵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登道人矯足毛羽避役之流競剪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

內箴曰大廈爲衆材所成羣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方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周孔世訓尚無改於百王鄒孟劉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姫一代

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羣萌絕登道之望又先譏十異後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謬夫眞僞相形猶未莠之相類善私者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眞而捨僞沙門之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

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

注吳錄云吳主問會曰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俗之格言亦佛法之漸訓也

晏始延魏君之席

注魏錄云拓拔燾用崔寇之說遂滅佛法悉毀像燒經驅僧還俗始以正旦杖錫法衣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始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折乃內始於虎圈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於圈側虎鳴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延始上

席謝過

道林登晉主之床秦世道安榮參共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

注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去石虎号澄師爲大和上衣以錦繡每上殿勅諸王公以下扶輿也

皆道降極尊德迴万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捕勝殞躬崔皓以邪誣喪質

注魏書云崔皓寇謙之勸拓拔燾毀滅正教

燾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寇二人

姜斌以集詐徒質王浮以造偽誣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謹也如彼夫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眞僞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窮而聖顯猶馳床與靡蕪類質達芳者辨其容苟吻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

其性是以公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明捕試邪見折鋒慧日疑暉法雲舒蔭萎潘捨家入道呂焦棄僞歸眞曹馬傳燈而不窮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詛号闇人善咀善罵古名鬼卒其殺苦也則解髮繫頭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御手板逆風掃地柳枝百束自研自負盜秦章也則剝削灰獄背負水壩出道士孫氏法儀也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謹銜伏比畜生之類然釋門鐘磬集衆警時漢魏已來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妙勝範竊我聖蹤乎故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華山下之白骨如積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夫四塵五麁剖柝形有六舟三

駕運載羣生万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
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
所及故著歸心篇以誠子弟余不能知其育
九也

辨正論卷第六

明

彙編

孝房既正退丑偏下責 | 聲 | 卷末云晉地夏商 | 商
反上氣粉 作 | 律 | 音也 | 罪 | 立不上去
美也 反 積 | 積子也 | 蔡 | 蔡也 | 唐丘上去
小空反 離 | 離也 | 薛 | 薛也 | 人主相音
遠負下母 朝 | 朝也 | 黃 | 黃也 | 羊大上去
滅矜 | 爭也 | 蔡 | 蔡也 | 人主相音
居陵 | 居陵也 | 直 | 直也 | 羊大上去
吹咤 | 吹咤也 | 水 | 水也 | 羊大上去
正上眇 | 正上眇也 | 壤 | 壤也 | 羊大上去
憤反烏 | 憤反烏也 | 犬 | 犬也 | 犬大上去
搏之 | 搏之也 | 犬 | 犬也 | 犬大上去
擗音博 | 擗音博也 | 犬 | 犬也 | 犬大上去
參 | 參也 | 犬 | 犬也 | 犬大上去

間口運氣燧人教人取火故曰丨丨庖犧作
反具如前釋宜大撓下女巧反七瑛上音旌德

表音精不刊下旨刻也坳塘上鳥交反
水神名龜者一曰龜鼠也地不平也馮夷

傀三千五遺捨

辨正論卷第七

沙門法琳撰

明七

氣爲道本篇第七
有考古通人與占衡君子觀李卿誹謗之論
閱開士辨正之談詳而議之發憤興歎欲使
邪正異轍真僞分流定其是非以明得失冀
後進者永無疑焉

通人曰余觀造化本乎陰陽物類所生起乎
天地歷三古之世尋五聖之文不見天尊之
神亦無大道之像按靈寶九天生神章云氣
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淳積滯成地人之
生也皆由三元養育九氣經形然後生也是

知陰陽者人之本也天地者物之根也根本
是氣無別道神

君子曰道士大霄隱書無上真書等云無上
大道若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
之上七寶玄臺金床玉枕仙童玉女之所侍
衛住在三十三天三界之外按神仙五岳圖

云大道天尊治太玄之都玉光之州金真之
郡天保之縣元明之鄉定志之里災所不及
靈書經云大羅是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五重天之上天也五岳圖云都者覩也太上
大道道中之道神明君最守靜居大玄之都
諸天內音云天與諸仙鳴樓都之鼓朝晏玉
京以樂道君推此謬談則道君是天之神明
既屬州縣則天尊復是天之民伍如佛家經
論三界之外名出生死無分段之形離色心
之境何得更有寶臺玉山州郡鄉里虛妄之
甚轉復難矜但道家僞說無迹可觀習俗生